双柏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双柏县委员会文史组　　一九八八年元月

目　录

一、双柏征粮剿匪斗争的回忆（续）……钱定洋
二、陈锜携印潜逃被擒记……张静平
三、双柏的“住子”制度……杨显川
四、解放前兴办鄂嘉中心小学的回忆……杨世忠

双柏征粮剿匪斗争的回忆（续）

钱定洋

三、县城保卫战

老胡他们回县城的第二天早上（公历五月五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署县城的防卫工作。县领导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县城的地势、防卫力量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情况，确定了统一指挥、重点防守、有伸缩地布署火力的战斗方案：确定城内制高点白衣阁为指挥点，与东、西、南各城鼓相呼应；派得力的人带精兵驻守城外的回子山高地；把城内所有干部组织起来，分组编入公安队，四面镇守，昼夜巡逻，并规定了夜间值勤口令；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发现可疑的人和事都要马上报告，并派人把城内的可疑分子暗中监视起来；还提出拆除葡萄井外面一个孤立的碉堡派专人负责控制监狱，万一城破，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会上还成立了县城防卫指挥部，我任指挥，张明正任付指挥，老胡任政委。根据分析估计，鄂加边远闭塞，可能还未发生匪乱，便由我执笔写了一封急信，派谢作仁火速送往鄂加，通知林介吾、江巨川他们：外面已发生匪乱要他们集中工作干部，兼程赶回县城。因怕途中信被匪劫，仿造图章，就没有用县政府大印，而是由我和胡廷祥签名。老胡让我代他签名，可因忙乱中无意将"廷"字签为"庭"字。于是信送到鄂加，林介吾、江巨川他们看信后，一无印章，又有错字，就认为信是伪造的，根本不可能发生匪乱，于是一面打发送信人去吃饭，一面往杨世

中家串门去了。县上送信去的消息，引起了当地土霸王赵元功的注意，他立即发动暴乱，把全体公安队员的武器解除后，分散关押起来。

给鄂加的信送走后，我们分头行动，一切准备工作都正在进行，各方面的情况都迅速地汇报到指挥部来：伙食总务王 统报告说他去买菜，老百姓不要人民币要半升，又有一个战士报告说，城里一家大地主家正在搬东西（周兴达家），又有一个干部报告说，前"冒牌"时出去了的一个叫黎智仁的这两天回城来了，而且还出入于×××家，我们经了解，找来那个叫段如惠的人，他交待说：他听黎智仁说："土匪要反动了"。于是我们将黎智仁抓起来，后来杨达仁又来搞挑拨离间也被我们抓起来，经过审讯这两个内奸，我们掌握了土匪的行动计划，为县城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那是在我下乡回城后的一天晚饭后，张明正来约我到外面散步，向我报告了白天杨达仁同他说的话，我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县政府向胡廷祥汇报并作了布置，让张明正代着一个人去杨旧村把杨达仁抓到公安局，就说我和老刘（刘建国）都很关心这件事，要他来那里详细商谈，那里比较辟静，我们在那里等他。张明正他们到杨旧村去"请"杨达仁，胡廷祥、我、刘建国在公安局做好了准备，老胡在套间里面先不露面，由我和刘建国与杨达仁谈，想借他嘴里多摸些情况。杨达仁听了张明正去对他说的话后，喜出望外，自以为我们中计了，就立刻与张明正来到公安局，看到屋里只有刘建国和我以及张明正三人，就又把白天对张明正说的话说了一遍：李司令员来到子午街了，现在人民只反 对解放军（指

西南服务团），对于你们本地干部是很拥护。如果事变发生，只要到我家去，我可以担保你们平安无事。今晚我就回去，明晨到子午街接洽，和再来告诉你们……”，我们又问了一些其他有关情况，看来问不出其他东西了，于是老胡便从里面走出来，杨达仁一看，立即吓得变了脸色，瘫在地上，我们就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后来土匪攻城的当天下午，经县领导研究决定，把杨达仁和黎智仁枪毙于是派人把他们押到下城墙枪毙了。这两个内奸，企图挑拨离间，分化革命阵营，为匪作内应，颠覆人民政权，结果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我们把情况向楚雄专员公署作了书面报告，并将上级的有关此事的布告，向全县发布，大大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人民政权的神威。

五月九日上午战斗打响了，上午土匪从乌龙寺、碧云寺向县城东三面喊叫着从县城进攻，城内守卫的干部、战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向匪猛打燃烧弹，扔手榴弹，打得敌人不敢向城墙靠近一步。那些土匪没见过燃烧弹和手榴弹爆炸，且又多是些被胁裹来的群众，因此刚一开火就吓得纷纷溃退。但是一些地痞、恶霸及国民党兵痞却一面威逼匪徒，一面向城墙扑来，战斗打得很激烈。傍晚，楚雄军分区的部队从子午街赶来增援，西南面的匪众闻风溃逃，在回子山阵地还发生了一场短暂异常激烈的误会战，增援的部队误以为回子山是被土匪占领，打算夺下这个俯冲县城的高地，而坚守阵地的我公安队也奋力猛击，双方都顽强战斗，结果是一场误会，所幸是均无伤亡。

经过联系确实后，我们打开城门迎接部队进城，军民合力，县城力

量加强了，当夜又痛击了企图偷袭吕祖阁的顽匪，战斗时继时续，至第二天（五月十日）中午，围攻的匪众溃散，部队开始反击，两天一夜的县城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穷追猛打乘胜追击。

四、罗网恢恢擒匪王

土匪攻占县城的复辟阴谋破产后，就如一群丧家之犬，他们划整为零，东奔西窜，分散潜藏，企图伺机再动，面临灭顶之际，仍蒙骗和威胁群众，让群众整家整村地跑上山躲起来，既为他们打掩护，又阻碍我们进行追剿，真是自欺欺人之梦。我们成立了剿匪委员会，依靠共产党的英明政策，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以政治宣传为主，军事进剿为辅，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一方面依靠基础户做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又说服动员匪属配合我们给土匪写信，劝其投诚，并发布文告，对一些投诚自首的给予宽大，对首恶顽固分子发布通缉令。这样，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匪属积极配合，土匪大部份向我投诚自首，但其中仍有几个首要分子仍不归案，于是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出突破口。

通过了解，我们找到一个叫刘国基的，从他那里又了解到苏家禄、苏家福两兄弟受大匪首苏绍的害最深，而且大概知道苏绍的行踪，但他们胆小怕事。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讲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反动派是成不了气候的道理，打消他们的顾虑，才进一步了解到苏绍很狡猾，有好几处阴藏地，但他娇生惯养，好逸恶劳，全靠随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个佃农小二发给他供应食物和探听消息。于是我们派熟识小二发的人暗中察访，终于在一个街天发现小二发与中直么一个姓张的人接触过一阵。这就基本有了线索，于是我们一面与法校、新街的王溪军分区剿匪部队联系，请他们前来配合围剿，一方面进一步进行侦察，于农历五月初一晚上冒雨来到中直么，找到那个姓张的佃农，经过多次说服，他提供说苏绍有白石岩、马当郎等几个落脚点，现已接近端午节，苏绍可能在马当郎过节。

农历五月端午（公历六月十九日）早，我们率部从大庄出发，九点多钟到了马当郎村外，就兵分两路包抄村子，公安队杨勃然带着两个队员，摸苏绍老窝，谁知这个狡猾的匪首，一听见狗吠声就急忙逃出村外，杨勃然他们追去只抓住小二发，苏绍却不见了，我们听了报告后进到苏住处，只见烟灯还亮着，一摸床上还是热的，就断定他没逃远。且这个恶棍向来是骑马吹烟的，没人扶持，他跑不了。就让杨勃然他们带路，往他逃的小菁搜去，突然发现苏绍在一块岩石后面，一见公安队员搜来，就举枪向杨勃然打来，一枪打在左胸小口袋内的半开上滑了，另一枪将杨勃然左手打穿，这时追上来的两位解放军战士冲到面前，岩石后面已不见了苏绍，只见一丛小树后似有兰衣服样子，就一梭子扫去，只听见'啊哟'的一声，子弹击中了匪首的太阳穴，愤怒的战士冲上去，两支冲锋枪齐扫，将苏绍浑身穿成筛子眼，然后将其尸体抬回村里，召开了一个全村会，宣布苏绍的罪恶，教育群众不听匪谣，安心生产。有个叫李自祥的人打消了顾虑，向我们报告说苏绍有一些枪藏在织牛郎村，我

们由他带路到了织牛郎村，召集群众开会，但始终无人发言，只好散会。这时，只见一个叫李自亮的青年还未走，我觉得定有缘故，就过去与他蹲在一起，把烟筒递给他，让他边抽烟边听我讲革命道理。我耐心地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来就是要建立人民的政权，让你们当家作主，这就要彻底清除地主恶霸，不让他们再搞土匪。这样，将来即使我们外地人走了，你们才不会受欺压，才有好日子过……。"经过多方说服开导，他才说："苏绍的枪和炮藏在哪里我到是晓得呢，但我不说。如果要我说，你们就要吊打我一顿，然后我才告诉你们"。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又进一步给他讲了许多道理，他才争着说："你们一进来开会就是坐在枪和大炮上面的嘛"，原来我们召集开会的地方是一座寺庙，进门的右手边墙脚放着两口棺材，开会时我们公安队员就在当差子座。我们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枪支。我们抬着枪支和苏绍的尸体，回到大庙，将尸体示众。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对上级的政策理解得更深刻了。

匪首苏绍被击，对其他未归案的匪属们震动很大，这对我们的清剿更加有利，此后又捕获了匪首赵德儒、李光汉、苏家相等，捷报发至全县各乡，潜藏的土匪纷纷投诚。但清查结果，土匪首要分子杨采南逃匿，经过分析，我们估计很可能逃到昆明苏绅家去了，于是派王文俊同志，凭亲戚关系到昆明探寻杨采南，劝其回双柏投诚。迫于形势的压力，杨采南回双柏投诚，但几次审讯都拒不交待，于是我亲自第四次审讯他，列举了他的一切罪行，指出前途，晓以大义，劝其立功赎罪，经过几个小时，他仍不作声，最后我说："你不是什么胁从，而是首恶，投诚没

有诚意，既然不愿意交待，那我答应放你，一个月后我们再来拿你，拿到了按首恶正法。”并叫人把他带下去，他一看无法抵赖，才老实交待了参加组织土匪暴动，并与大特务陈泽廷直接联系等重要情况。我们把他们的交待及时上报地委公安处，利用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两个多月后，终于将这伙匪特一网打尽。

一九五〇年九月，新平、峨山的匪首李崇安、陈希凯、欧阳传贵等，纠集残部，与双柏底土一带的土匪李家荣、邱宽等勾结，袭击法特区政府，妄图再次进攻双柏县城。其阴谋破产后又纠回底土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楚雄军分区和玉溪军分区的剿匪部队，在那一带合围堵截，在我人民政府干部、群众的协助下，至一九五一年三月，终于剿灭了这股土匪。与此同时，我军分区五连，在鄂加也取得了剿灭走元坝匪帮的胜利。至此，双柏人民保卫人民政权、清剿反霸的革命斗争胜利了，农民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的革命运动。

刘龙仁
李忠祥 征集整理

陈铸携印潜逃被擒记

张静平

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腊鼓频催，残年将临之际，双柏县的政治、军事形势急趋突变，政局动荡不安，县长陈铸向楚雄专员公署求援，派兵平双柏镇庄地主武装骚乱，呈文上达后却遥遥无期，陈铸眼看此举无望，于是策划机谋，改弦更张，成立"双柏县剿匪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官，将原双柏县常备中队改编为自卫中队，由刘德礼兼任中队长，並负责收编各乡地主武装，纳入战斗序列。双柏县地主武装服管不服调，打着"红军"的牌子骚扰地方，后来人们称之谓"冒牌"，其所属官兵皆为国民党的旧军官（起排级），和一些游勇散兵、流亡民地痞，还有一些良家子弟被迫征集参加，良莠不齐，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训练，缺乏战斗力，各霸一方，扰害乡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弄得双柏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全国解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解放战争席捲大西南，卢汉举棋不定，云南人心思变，盼望解放，如婴儿嗷嗷待哺，而双柏县长陈铸尚希苟延残喘，孤注一掷，企图统一双柏军权，然而人心已失，难已收拾残局，陈铸的治双大计终成泡影。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二月初传闻边纵董治安的部分武装人员进入双柏新街一带开辟工作，组织统一战线，双柏地主武装头子姚兴崇等人在六街发生一场小规模战斗，县长陈铸闻讯后感到局势变化如此迅速，也觉察到已是日薄西山，危机四伏，忧心忡忡当即命令刘德礼率部前往六街镇压。姚兴崇等匪众将人马撤退至崇德镇（法月我，

董为了发动群众组织反蒋统一战线，曾劝说姚兴崇同仇大义，化干戈为玉帛，为了双柏人民早日得到解放，必须反蒋倒陈，驱逐元凶。姚兴崇等人另有所图于是便改弦更张，对陈铸反戈一击，因此发动一场震惊全双的军事政变。

陈铸派刘德礼去新街镇压土匪骚乱一事，音无音信，接着噩耗传悉，姚兴崇等人有倒戈反陈之举，这些不良的消息象电流一样，扣击着陈铸的心弦。此时县级各机关职员不约而同地各奔前程，都还顾得上什么县长。陈铸欲思潜往楚雄，又畏上峰指责他擅离职守，陈铸处在骑虎难下之时，而此时他的身边只有十一名武装警卫人员，欲与匪抗衡，那是等于以卵击石，从这时起，双柏政局日趋恶化，对陈铸治双大计成为梦想。

陈铸在妥甸勉强度过了春节，亦觉食不甜味，夜不成寐，真月度日如年，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危境。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李全孙的身上（李全孙字光汉），但李光汉与陈铸是貌合神离。李光汉在表面上似乎信任县长，暗地里却蕴藏着反陈的阴谋。李光汉为人机警，老奸巨猾，善于察颜观色，也善于应酬，在妥甸也是一号头面人物，家道小康，五十出头年纪，身材瘦小，善于中医，有吸毒嗜好，民国三十六年在郑培仁县长主持政局时，曾任过县兵役科长。正当地主武装一哄而起之时，即与匪首暗中勾结，並受匪首指示，要他暂时稳住陈铸、防陈逃走。陈铸近半月来一反往常，对李光汉颇为器重，指示他随时注意匪众动态。当晚陈铸派出的侦察人员向陈铸报告说："苏仲文、姚兴崇等部约六七百人已集结于法月表，企图围攻妥甸"。

同时由匪首密令李光汉监示陈铸，以善言抚慰，消除陈的疑心，以便一举擒获陈铸。目前陈铸已处于四面楚歌，有如热锅上的蚂蚁，预感到灾祸就要来临，只好问李光汉有什么锦囊妙计？李光汉却若无其事的对陈铸说："县长放心！各匪首都在同床异梦，刘德礼亦思对各匪首感到服管不服调，一时尚难统一，乌合之众，岂能成事，只要我李光汉一声号令可以纠集数百人，也可以独当一面，保你县长无事"。陈铸对李光汉的话似信不信，反问李光汉说："光汉先生，你具有一手，倘能安全无事，我陈铸总会报达知遇之恩，我想明天就走"。李光汉说："既然县长决心要走，我晚上告诉尹镇长（名聘三）暂时抽出十名镇丁，连同你的警卫班算上约二十一人，二十一条枪护送你去楚雄。今晚上我就尽快办理，晚上我请客为县长送行"。陈铸见强客应暂住一晚。这天晚上陈李二人同宿一室，尽情地饮酒，沉醉在大烟云雾中。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二月初某夜，地主武装约五六百人由法月表出发，分三路直扑妥甸，企图运动到妥后，并封锁各交通要道：一路由窝碑直插妥甸茶叶菁坡头设伏，一路由窝碑经秧田冲、小海子、板桥河到上村附近设伏，另一路由老黑山经菁口稗子沟、小庙河（现在公安局住地）山头设伏。这时已是上午八点多钟，各路地主武装约定于上午九时在茶叶菁坡头对空鸣放三枪作为讯号，分四路进攻妥甸的县政府。这时人不知鬼不觉地各路匪众已按照预定时间部署完毕。

头天晚上陈铸命令警卫班长董国仁布置岗哨加强戒备，大约在凌晨五点钟左右，李光汉乘陈铸熟睡之际，留之大吉，陈铸起床后一看李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汉卧稿，只是一张空铺，陈铸认为势头不好，也顾不上洗脸，叫警卫员去找李光汉，稍后警卫员回报："李光汉不在家，镇公所也不在"。陈铸已知道中了李光汉的缓兵之计后悔莫及！立即叫警卫人员备马出发，等到了楚雄后每人奖大洋伍十元（这是董同仁事后向我透露的），在仓忙中陈铸拿上两枚木柄手榴弹腰部带上一颗红绸子包裹的铜质方形大印，由十一名警卫人员保护着离开了县政府，笔者从门缝中看到陈铸的狼狈之像，至今记忆犹新。陈铸刚好到了观音寺对面小石桥时，一时四面枪声响彻天空，妥甸街一片兵慌马乱，家家关门闭户，空气十分紧张！这时陈铸企图冲往上村，被冒牌射击，将陈铸打回，陈铸被迫占领马王庙制高点（即现在党校住址），冒牌四面合围，渐渐缩小了包围圈，为了活捉陈铸匪敌只是对空鸣放枪声，因而陈铸将警卫人员散开拼命还击，负隅顽抗，眼看敌军已接近，陈铸投掷了第一颗手榴弹，匪敌约退离二十公尺，对面山坡火神庙（现在的粮所后）之敌即喊口号采取政治攻势："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安全，双泊人不打双柏人"！陈铸命令董国仁说："不要听他们那一套，狠狠的打，往上村冲"。匪敌已只离六七公尺，还在喊口号，陈铸喊声"冲"！当陈铸在一堆石头后面投掷第二颗手榴弹时，在暴炸声中，陈铸的右手掌同时也中弹负伤，陈铸因流血过多，当场倒地被擒。

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除了县长和警卫班长董国仁身负重伤外，其余十名缴械投降，冒牌官兵也无一人受伤。当天上午约十点钟战斗结束，由两名镇丁将陈铸和董国仁搀扶着送进县政府。大约在上午十点三十分由冒牌大队长姚兴荣、杨秀生二人亲将董国仁

送来卫生院治疗，我刚好吃完早饭后，即刻抢救，按一般战伤给予包扎处理。笔者检验了董国仁伤情，系贯穿伤，为汉阴造步枪子弹（尖头子弹）进口小，出口大，弹头由左肩月甲偏右下方进入，由前左锁骨下方（肩窝部）出口，深约三厘米，宽、长约四厘米呈不规则的圆形小洞，由于严重疼痛和失血关系伤者呈休克状态，经包扎后给予吗啡注射，由我亲自送入县政府。在杨秀生的催促下，又检查陈铸的伤情，陈的右手掌无名指和小指已粉碎骨折，只有一点皮肤粘连着，抬手举背时呈垂直形，中指第三关节为半骨折，陈的伤势甚重，流血过多，加上严重疼痛吟呻不已，面部呈蜡黄色，穿的黑灰色毛尼中山服已是血迹斑斑，形容憔碎。我暂时给陈注射吗啡和大量葡萄糖，洗净创面，结扎伤口主要血管。杨秀生、苏子鹏、姚兴崇等三个大队长问陈的伤情如何，有无生命危险？当时我处于人道主义思想，提出我的看法："陈铸年老，伤势较重，我的意见必须立即作断指切除手术，必须防止破伤风和外科感染，应在六小时内施行手术治疗，这些是要你们来决定"。陈铸立即说："张大夫，请你给我动手术，我疼痛难忍，没有右手，我还有左手。手术后要杀头、要枪毙由他们去"！我向陈说道："不要怕！右手去了两指，还有三指，同样可以写字"。苏仲文武、姚兴崇等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咒骂陈铸说："杀你是容易的，只要一颗子弹，但是不能便宜你，你在双柏当县长两年，发了多少横财？老东西！你是怎样贪污，为什么要改组参议会？必须坦白交待放你一条生路，你如今是插翅难飞"。我拿着药箱要走，不便介入官匪之间的矛盾。这时不知是哪一位好心人，煮了四个糖水

鸡蛋给陈铸吃，其实陈的大烟瘾早就发作了，大声呻吟！陈铸对我说：“请你转告他们（指冒牌大队长），给我吹吹大烟，我痛得难受，我宿舍里有现成的烟泡，即便杀了我，也得过过瘾”。于是我走进右侧小房间里对苏仲文武说：“能否给陈吸几口烟？”苏仲文武说：“可以”。这时陈铸的警卫员从楼上拿来了烟具和烟泡（大烟的制成品），陈铸一口气吸了二十多口烟泡，烟瘾过足了，他伸手从腰部拿出政府大印放在烟盘上，一言不发闭目养神，在我身傍的苏仲文武一把夺过了大印，陈铸睁眼一看大印被苏仲文武夺去，苦笑地说：“拿去吧！我不是你们的县长了。”这时约有八九名冒牌大队长在右侧房间里商量处理陈铸的问题，冒牌军并非想杀陈铸，免得激怒卢汉，目的是夺印，抓政权，然后驱走陈铸，因此发动了这场军事政变。苏仲文武也同意我给陈铸做手术，叫我准备好手术器械，马上动手术。我刚好离开县政府，各冒牌大队长对陈铸进行初步审讯。陈铸，昔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我回家吃了晚饭，立即将应用的器械、材料和麻醉及止痛针等备好并将器械、敷料进行消毒处理，等待通知。

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审讯初步结束，各大队长酒足饭饱，过足了烟瘾，杨秀生（与我相处较好）通知我去给陈铸做手术。我带了手术器械走进县政府，将器械、药品放在陈铸的卧榻上，我对陈铸说：“县长，我要给你做手术了，你不要怕，保证安全”。陈铸说：“杀头都不怕，开始吧！”这时县政府的院心里和房间里人群较多，空气污浊，不利于手术，我要杨秀生将人群请出去。从下午六时起，我一人开始了紧张的手术工作，为时达两个半小时，累得我满头大汗，並告

诉陈铸，需要七天后方可折线。这天晚上妥甸街布满岗哨，象戒严一样，我由杨秀生点着火把送回到医院。

次日上午九时陈铸坐着滑竿（轿子）由妥甸起程经袂田冲、子午街到楚雄。

陈铸虽被赶走，而冒牌军的内部为争名夺利却存在门户之见，矛盾日益激化，兵无约束，纪律不严，形成散兵游勇遍及附近，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各大队长相互猜忌都想各自为政，大有群龙无首同室操戈之举，以后刘德礼组织"支队"，对苏仲文武、姚兴崇、苏子鹏等人尚难约束，时局动荡不安，县无政，军无粮，只好取之于民，弄得怨声载道，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冒牌进村，胆战心惊，妇女遭秧，鸡犬不宁"。刘德礼有见于此，即召集各大队长开会讨论县长一事，最后决定由参议长孙德俊代署县长职务。不到一月，孙德俊有骑虎难下之感，亦难收拾残局。以后又改选云龙李春芬代理双柏县长，由李推荐妥甸街蒋若皋为财政科长，不久，刘德礼又聘请蒋若皋为参谋。从民国三十八年二舞到同年六月冒牌军将双柏搅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人民深受其害。

注：　本文 文史组对文字略有删节，特此致意。

双柏的“庄子”制度

杨显川

双柏的封建制度有别于其他县的显著特点即为“庄子”制度，“庄子”即为兄弟民族聚居村落，土地房屋及人一起属于汉族地主管辖，“庄子”（庄内佃农）人身永远附着于土地，有庄子变卖行为，连人带地一起出卖附属于新地主。“庄”有两种，一种为官庄，如陈酒房、新村等地，为罗武族（彝族支系）聚居村，受旧教育局管辖，每年交纳学租，恐为封建帝王时代皇庄的遗制，压迫较轻。一种为私庄，如黄草洼庄等，为汉族地主私人所有，有一套社会组织，由“庄户”中产生头目叫“百长”，收租季节，协助汉族地主收租及督促庄户办租饭，平时调动庄户为地主服四季百工与婚丧嫁娶等差役，尤其抬花轿、背滑杆专令庄户去干，汉族佃农则不为。以此造成严重的民族歧视行为。双柏兄弟民族，在旧社会不仅受阶级压迫还多一重民族压迫，所以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恐由于汉族入主双柏，尽夺土著民族土地而变为人身依附，此种社会形态，尚有农奴制残余。值得深入调查研究。以明其社会性质。

按：

本期刊出蒙自师专杨显川副教授（双柏大庄格拉人）的《双柏的“庄子”制度》。文中提出双柏少数民族被歧视。深受两重压迫的历史问题。至为重要。双柏少数民族甚多。各种民族的源流、发展情况。各个历史阶段受压迫、剥削的形式、手段；各个时期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等。都属重要的民族史料。尚希全体政协委员、各有关部门、各界人士。深入调查研究。作为民族史料记载。整组稿、撰稿，进一步综合研究，以明确其社会性质。

政协文史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